

綠窗紅淚

周貽白



世界書局印行

第一集

孔另境主編 劇本叢刊

綠窗紅淚

四幕劇

沈月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一集
綠窗紅淚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周 貽 白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自序

中國戲劇，素不儕於著述之林，以其託體近卑，僅能諧俗也。然而，元人雜劇，以口語入曲，昔曾光燭一時。明代傳奇，承其餘風，亦能繼之爭耀。宜其各有千秋矣！而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列入經籍考，乃被目爲怪誕不經，此則以衛道者眼光衡文，非戲劇本身之過也。

中國戲劇之起源，或以爲始於優孟假孫叔敖衣冠以諷莊王，雖不必卽其正軌，而後世「弄參軍」者，每借以行其譎諛，則其借題發揮，談言微中，實亦有所自來。惜中國戲劇自草創至於成形，漸趨入歌舞之歧途而未覺，徒知作故事之傳達，不復爲意識之安排，其被屏於著述之林，良有以也。

中國話劇之興起，歷史尙淺，徵諸往昔，雖宋元院本有不用一曲而純以口語出之者。然今日之話劇，決非由此發展而成，蓋販自舶來，依樣模仿，參以己見，另具作風，以其無絃管之噉嘈，其語言之真實，乃錫以佳名，命爲話劇，此民國十七年事也。當時新劍初試，觀衆尙覺寥寥，已而逐漸伸張，乃臻今日之全盛。方之民國初年之所謂「文明戲」，固不可同日而語；卽以之與歷史攸長之「皮黃劇」相比較，亦有上下床之別。蓋意境既殊，觀衆之感受各異，運會所趨，斷難以口舌爭也。

話劇既非專爲形態之表達，則其所演之故事，不過爲劇作者借作發揮之題目而已。其間或諷勸，或箴規，或糾斥，或指示，必當有其中心所欲言者。若徒爲觀衆娛目賞心而作，又何必費如許筆墨，而記此無足驚奇之故事乎？

或問：綠窗紅淚果何由而作乎？曰：事有類於此者，中心有所欲言耳。其事果確乎？曰：不問其確不確，但視其有此情理與否，然則其命名之義何在？曰：「欲將雙頰一睇紅，綠窗磨遍青銅鏡。」此韓愈詩也。「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此李鄣詩也。（或謂綠窗係貧女之居，似與劉玉英身分不合，此蓋據白居易詩「綠窗貧家女」之句而云然，但蘇軾詩曰：「綠窗朱戶春晝閒。」則非指貧女矣。）

或謂本人編劇，故事每有所影射，射人乎？射事乎？固亦無人能道其實。昔者，湯顯祖作牡丹亭傳奇，有人指爲係影射其師太倉王相國之女疊陽子事者。蔣士銓且據爲事實，其臨川夢傳奇有詞曰：「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生平罪孽這詞章！」卽指此事。實則牡丹亭故事，源出太平廣記及輟耕錄兩書，僅改去原有姓名而已，根本與太倉王氏無關也。又吳炳所作綠牡丹傳奇，論者謂係溫體仁專刺「復社」諸人而作，則並作者姓名亦誤，遑論其刺與不刺矣！是以綠窗紅淚一劇，有無其事，不足深究。但姊弟爭產，玉英被騙，皆常見之事，而彭福山，常振華，亦常見之人。至若情夫冒爲舅氏，家奴欺騙主人，則更屬尋常矣。故曰：事有類於此者，中心有所欲言耳。是爲序。

癸未十月、上海。

本劇第一次上演

綠窗紅淚本事

地點 上海西藏路，皇后大戲院。

日期 民國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起，至九月二十日止。

演出團體 中國旅行劇團。

導演者 唐槐秋。

演員表：

(以出場先後爲序)

劇中人……扮演者

劉鐵民……陳玉麟

中洲望族劉姓，家長早故，主持家政者爲一孀婦唐氏。唐氏有子女各一，子名鐵民，女名玉英，皆已長成。顧唐氏有一姘夫，名彭福山，冒稱係唐氏之弟，儼然以舅氏資格，盤踞劉家。鐵民玉英雖明知其故，但礙於母親，不便言宣。而彭得隴望蜀，見玉英秀媚天生，頗思染指，玉英峻拒之，因而無時不以逐彭爲快。會有鄰人來借桌椅，鐵民許之，而彭堅持不許，玉英乃趁此機會，請彭離開劉家，彭憤其無禮，欲撻之，玉英將花瓶擲去，致彭額部受傷，於是鳴警將玉英扭交，而以毆辱尊長控之。

玉英既被拘，彭復防鐵民另有舉動，鋼之不令出外，於是鐵民乃聯絡家中僕人李升及婢女秋菊，四出求援，因而得其愛侶陳麗芳之助。由麗芳之父名律師陳志良出面，將玉英保釋，並挾其餘威，逼令彭福山遷出劉家。唐氏無法庇之，乃暗以金錢資助福山，而囑其緩圖，孰知事機不密，其款項爲鐵民中道截留。適陳麗芳欲購飾物，鐵民乃以其款贈之，而不以其事白之玉英。秋菊探知其故，轉告玉英，於是姊弟之間，乃不免各存私見矣。

先是，福山調戲玉英不從，即暗施狡計，命其內姪常振華向玉英從事追求。而常於玉英未能得手之前，乃先與福山之女桂珍涉及曖昧。福山既被逐，

秋菊……林默予

李升……湯琦

劉玉英……唐若青

劉母……藍青

彭桂珍……程晨

常振華……邵華

陳麗芳……上官雲珠

彭福山……廖凡

程南吉……白穆

陳志良……唐槐秋

劉伯卿……王路西

劉明德……沈斌

警察……陳蒼柏

桂珍亦隨父離去，玉英初不知其事，仍與常振華融好無間，但福山雖去，家政仍由唐氏把持。至是，鐵民乃聯合玉英，同向唐氏要求將家政管理權交出。玉英以鐵民過於自私，經口頭約定，家政須歸玉英主持，鐵民許之。於是，由玉英鼓其如簧之舌，使唐氏將一切簿據契約交出，而由玉英代管焉。

玉英既秉家政，以李升曾與鐵民狼狽爲奸，首先將其辭退，且以陳麗芳對鐵民有所需索，亦禁止其往來。鐵民憤甚，乃否認以前所約，而以禁止常振華與玉英往來爲對抗。玉英責之，鐵民立即翻臉，並委託陳志良進行爭產之訴訟，唐氏雖出而阻止，亦無效。

訴訟開庭之前夕，玉英方從事出庭之準備，忽李升持白刃自外入，幾爲所刺。方致駭愕間，幸其時陳麗芳適至，始將李升驚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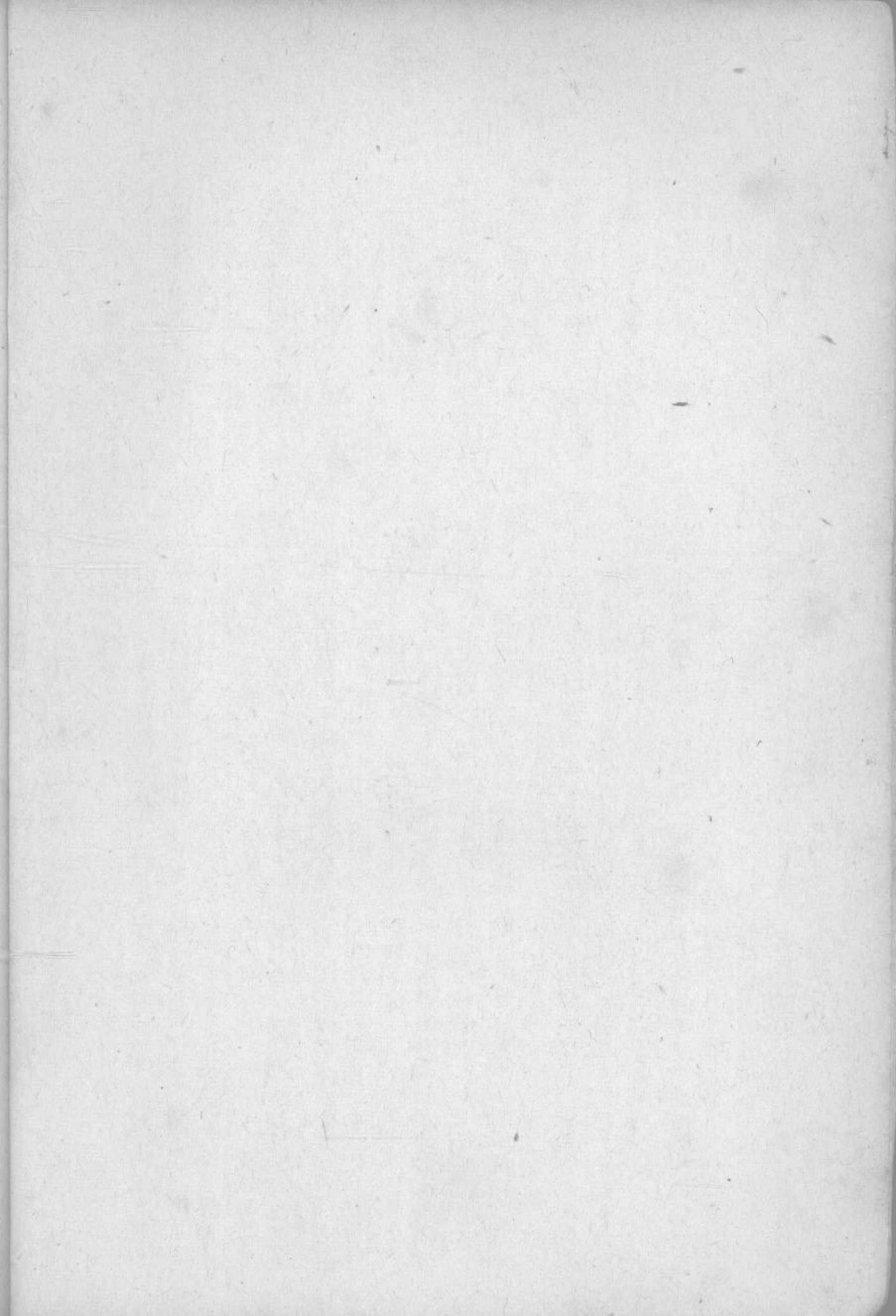
訴訟開庭後，玉英以得常之助力，分得家產之半數，一時感情衝動，遂失身於常。蓋玉英尙不知常與桂珍之一段姻緣也。然事已至此，自非宣佈結婚，不足以彌縫。福山知其事，乃命桂珍出面，將玉英肆意侮辱，玉英悲憤欲死，幸常以假仁假義，百端慰之，始稍相安焉。

常既攫得玉英，乃以未婚夫資格，進一步而侵佔其所分得之財產，並以劉姓住宅已歸入玉英名下，乃逼令唐氏及鐵民等他遷。至是，玉英雖感孤立，尙以爲可得常之保護，孰知事隔未久，常將一切財產移歸自己名下，對玉英態度大變，玉英爭之不獲，始知受騙，乃以其情告秋菊，並留書鐵民，自殺以殉。迨鐵民聞訊，則玉英已香消玉殞，於是鐵民乃提出控訴，使常振華及彭福山同時入獄焉。

第

一

幕



佈景 舊式家庭的客堂，中設長案及方桌，兩旁置太師椅茶几之類，長案兩端各有一柱，柱後直通外間穿堂，左右

皆可出入。左壁懸字畫，有門通唐氏及彭福山之居室。右壁爲一古玩架，上置瓷銅等質的骨董。架側有門，通鐵民玉英的住房。門旁設籐靠椅，其佈置雖顯陳舊，但頗爲整潔。

幕啓 鐵民正靠在右側籐椅上看書，秋菊正持着掃帚在掃地，李升匆忙地從右面柱後轉出，預備走向左邊門前，

鐵民置書向李升看了看。李升突然站住——

李升
（微微彎腰）少爺！

鐵民
幹什麼？

李升
（陪笑）外面有人要找舅老爺！

（鐵民翻着白眼向李升看了看，隨即拿起書本，把臉撇過去不理——李升慢慢走向左邊，秋菊却仍低頭掃地——）

李升
秋菊！你去請一聲舅老爺，說外面有人找他！

秋菊
（抬頭）舅老爺早出去了！你問那個人是幹什麼的，要他下半年來罷！

李升 我問過了，他是博雅齋骨董店的老闆，是舅老爺約他來的。你去問問太太看，舅老爺出去的時
候，留下什麼話沒有！

秋菊 什麼大不了的事，要那樣性急？

李升 你去問一聲有什麼要緊？說不定舅老爺已經交代好了！

秋菊 (向鐵民) 少爺，舅老爺出去，跟您說什麼沒有？

鐵民 (仍看着書) 我不知道。

(李升向秋菊做手勢，命其向左邊門內去問唐氏——秋菊放下掃帚，轉身向左邊門內走去——)

玉英 (在右邊門內) 秋菊！秋菊！

李升 (趨向右邊門側) 秋菊就來了！小姐！

鐵民 (向李升) 你去回掉那個人，不就完了嗎？囑咐些什麼呢？

李升 (囑咐地) 因為……因為……

鐵民 因為什麼？

李升 (陪笑) 因為舅老爺買了幾件骨董，約他今天來拿錢的！

鐵民 (置書) 你可以告訴他，我們這裏姓劉。買他東西的人姓彭，姓彭的本人不在這裏，我們不負責！

李升 (低頭) 是！是！

鐵民（揮手）你去你就拿我這話去回覆他好了！

李升（陪笑）這話您當然可以這樣說，不過我……

鐵民 你怕什麼？你是在我們劉家做工，就是說錯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李升（搖頭）這我可不敢，回頭舅老爺知道了，我真要吃不了，兜着走哩！

鐵民 什麼舅老爺不舅老爺！我真要多謝他這一門親戚！

玉英（一面自右邊門內走出）秋菊秋菊（兩邊看看）這丫頭跑到那裏去了！

李升 秋菊到太太房裏去了！小姐！

鐵民（起立問李升）你就照我所說的，打發他走罷！如果有人說話，要他問我好了！

李升 是（仍向左邊門內看着不走）

鐵民（推李升）去去你還在等什麼？

玉英 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推推扭扭地像個什麼樣子！

李升 因為一個骨董店老闆，來問舅老爺要錢，我要秋菊去問太太，看舅老爺是不是預備好了！

鐵民 姓彭的該了錢，要帳要到劉家來，他還講不講理？

玉英（向鐵民）你這話跟他說有什麼用（橫眼）真是傻瓜（向椅子上坐下）

李升 我也是這麼說，嘻嘻！

玉英 你說什麼？（瞪目視李升）

李升 我是說……舅老爺總是舅老爺（低頭）

鐵民 他給你多少錢一月，要你這麼親熱！這屋子就只有一個舅老爺是不是混蛋！

玉英 鐵民，你也未免太孩子氣了！回頭媽聽見了你這話，又要不樂意了！

鐵民 要照媽的意思，我們最好都不必姓劉了！大家跟着她姓彭，叫彭福山做爸爸……

（玉英連忙趕近鐵民身邊用手捫住他的嘴——唐氏冷笑着自左邊門內遁出，秋菊隨在後面——李升退後

一步——）

唐氏 （向桌旁坐下） 鐵民！你又在發什麼瘋！

玉英 沒有什麼？（走近唐氏） 媽！他是在跟我吵嘴，您別信他的！

唐氏 （冷笑） 好哇！吃飽了，喝足了，倒發起牢騷來啦！什麼姓彭姓劉，你就是不承認我是你的親生娘，也沒有什麼要緊！

鐵民 （走近一步） 媽！

（玉英連忙向鐵民使眼色，搖手——鐵民把話咽下去，低頭站着——）

唐氏 你也不必叫我做媽，我也不配做你的媽，老實告訴你，你的心目中如果沒有舅舅，我這媽，也不必要你記掛了！（氣憤地喘着）

玉英 媽！您也不要生氣，他說話向來是沒有高低的，您要拿他當一回事，真是犯不上！

唐氏 舅舅有什麼事情對你們不起？你們的父親死了以後，靠了誰長到這麼大。沒有舅舅，你們能過這種舒服日子嗎？哦！你們現在已經成人了！用不着舅舅的幫助，就預備過路拆橋，把舅舅甩掉是不是？我看你們年紀輕輕地，良心也應該放在當中一點，不要讓人家說你們忘恩負義才好！

（鐵民啓口欲辯，玉英仍使眼色止之，鐵民輕微地嘆了一口氣——）

玉英 李升有什麼事，你跟太太說呀！

李升 是！太太外邊有一個人……

唐氏 剛才秋菊已經跟我說過了，你去問那個骨董店老闆，舅老爺還要給他多少錢，有帳單子沒有！

李升 （低頭）是是！

（李升轉身從柱後走出——鐵民仍走向籐椅邊坐下看書——玉英走向古玩架前看着——）

唐氏 玉英！你在看什麼？

玉英 （裝出笑容）我看舅舅又添了什麼新的骨董沒有？

唐氏 最近添買了幾件，不過都沒有擺上，你舅舅說：那架子上都不是什麼名貴東西，不過做做樣子罷了！

玉英 既然不怎麼名貴，爲什麼要擺上呢？

唐氏 因為現在的人心太壞，一件好東西，要是被那些貪心重的人看見了，說不定想盡方法要來謀奪。尤其是骨董字畫，看看不值什麼錢，假使你存心要起牠來，從三千五千到十萬八萬，也不是什麼希奇事哩！

玉英 我看舅舅買進來的骨董不少，不知道有沒有最值錢的東西！

唐氏 怎麼沒有，比方那隻柴窯的花瓶，就是真正的雨過天青。在中國恐怕找不出第二隻哩！

玉英 舅舅花多少錢買來的？

唐氏 好像是八千塊錢罷！

玉英 花八千塊錢買一隻花瓶，這也未免太貴了。

唐氏 你舅舅說，這隻花瓶現在要值十萬以上，八千塊買進來，真是得了個大便宜哩！

玉英 如果真有這種事，我看舅舅倒真好去做做骨董生意。

唐氏 我不也這麼說嗎？可是他說，如果真要拿這個當買賣做，那未免太不清高了！

玉英 噫！這倒是對的（昂頭向天）

鐵民（恨聲）哼！

（唐氏方欲有言，李升拿着一紙帳單從柱後走入，將帳單呈給唐氏——）

唐氏 一共多少錢？

玉英 (走近拿帳單看,漢印兩方。宣德爐一隻,共五百四十元,向唐氏看看)

唐氏 (起身,向李升) 你等一等!

(唐氏向玉英接過帳單,慢慢走向左邊門內去)——玉英向鐵民看看,鐵民握拳在椅子上重重地擊了一下——玉英使眼色命秋菊走向左門內)

玉英 鐵民!我看你安靜一點罷!

鐵民 (自語地) 又是五百四十塊,你叫我怎麼能安靜呢?

玉英 (向李升看看) 李升!你到外邊去等着,回頭叫秋菊送出來罷!

李升 (低頭) 是! (轉身走向柱後去)

玉英 (走近鐵民,低聲) 你這樣瞎鬧有什麼用,你剛才沒有聽得嗎?八千塊錢一隻的花瓶還買了,五百四十塊又算什麼呢! (撫鐵民肩) 好兄弟!我勸你暫時忍耐一下,就是要怎麼樣,也只能慢慢地看機會!

鐵民 你總是這樣,看機會,看機會,不知道要看到那一天哩!

玉英 (微笑) 你以為我真是胆子小,怕他嗎?這你可錯了!

鐵民 那麼,你為什麼老是壓住我不叫說話呢?

玉英 你這樣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有什麼用呢? (把聲音放低) 我們不做則止,要做,一下子就要做到!